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資治通鑑

三

卷五十七至卷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七

翰林學士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諫議大夫制誥尚書都承旨兼提舉萬壽觀事
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五百戶錫紫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漢紀四十九

起玄默困窮盡上
章帝難凡九年

孝靈皇帝上之下

熹平元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司徒掾陳留蔡邕曰吾
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謂可損今見威儀察
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禮有煩而
不可省者此之謂也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年八十
二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罷免未
嘗蒲歲輒復升進所辟多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

竝爲三司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
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愨常遜言恭色以
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五月己巳赦
天下改元 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
殺 六月京師大水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
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官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
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
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
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
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相帝吾不生還矣旣

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
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
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
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
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
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
之望且馮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
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
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寶既冤皇太后無
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
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

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苑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七月甲寅葬相思皇后于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誅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

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
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
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
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奐嘗與
段熲爭擊羗不相平熲爲司隸欲逐奐歸鄣煌而害之
奐奏記哀請於熲乃得免初魏郡李嵩爲司隸校尉以
舊怨殺扶風蘇謙謙子不韋瘞而不葬變姓名結客報
仇嵩遷大司農不韋匿於層中鑿地旁達嵩之寢室殺
其妾并小兒嵩大懼以板藉地一夕九徙又掘嵩父冢
斷取其頭標之於市嵩求捕不獲憤恚嘔血死不韋遇
赦還家乃葬父行喪張奐素睦於蘇氏而段熲與嵩善

頴辟不韋爲司隸從事不韋懼稱病不詣頴怒使從事
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鵠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可
飲此賢遂收不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渤海
王惺之貶廕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
萬旣而桓帝遺詔復惺國惺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
常侍鄭珮中黃門董騰數與惺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
熲冬十月收珮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珮等謀
迎立惺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惺考實追責惺令
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
中傳相以下悉伏誅甫等十二人皆以功封列侯 十
一月會稽妖賊許生起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衆以萬數

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討之 十二月司徒
許相罷以大鴻臚袁隗爲司徒 鮮卑寇并州 是歲
單于車兒死子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

二年春正月大疫 丁丑司空宗俱薨 二月壬午赦

天下 以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月太尉李咸免

夏五月以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以太常潁川唐珍爲司空珍衡之
弟也 冬十二月太尉段熲罷 鮮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己巳赦天下 以太常東海陳耽爲太尉

三月中山穆王暢薨無子國除 夏六月封河間王

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吳郡司馬富春孫堅
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許生冬十一月臧旻陳
寅大破生於會稽斬之任城王博薨無子國絕十
二月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
護烏桓校尉鮮卑又寇并州司空唐珍罷以永樂少
府許訓爲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
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
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
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
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濶禁忌轉密

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怪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月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對相部主尚畏懼不敢營私況乃三互何足爲嫌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_幽竝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朝廷不從○臣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

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濫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閔文不賞爲姦者以巧濫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蒸民而朝廷方守三五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爲笑而深可爲戒哉 封河間王建孫佗爲任城王 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丁卯赦天下 延陵園災 鮮卑寇幽州 六月弘農三輔螟于寘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人衆裁千口

五年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益州郡夷反太守李顥討平之 大雩 五月太尉陳耽罷以司空許訓爲太尉

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夫黨人者或者年淵德

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陽劉逸爲司空 秋七月大尉許訓罷以光祿勳劉寬爲太尉 冬十月司徒袁隗罷 十一月丙戌以光祿大

夫楊賜爲司徒 是歲鮮卑寇幽州

六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夏四月大旱七州蝗令三公條奏長吏苛酷貪汚者罷免之平原相漁陽陽球坐嚴酷徵詣廷尉帝以球前爲九江太守討賊有功特赦之拜議郎 鮮卑寇三邊 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 秋七月司空劉逸免以衛尉陳球爲司空 初帝好文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閒熹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曾詔

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祀
養老辟雍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
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廢闕不行忘禮敬之
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自今齋制宜如故
典庶蒼風霆災妖之異又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
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
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
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
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
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
民及在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
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
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
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
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
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
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之心義無所依至
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相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
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難得

勝言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
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
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
悉改爲丞尉焉 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
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
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
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
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
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
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
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